

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与经验启示

丽娜·巴合提

(新疆大学 839200)

摘要: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过程,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化同周边诸族和历史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典型村落,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交往共处,共同生活。交错杂居的空间环境,为石人子乡聚居村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客观条件;畅通的语言交流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实践,从而达到了情感与思想上的互通;各民族之间的独特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形成了内涵相似并保留自我的文化形式,有助于不同民族之间减少隔阂、增进理解与尊重;较为普遍的族际通婚使得不同民族变成了“一家人”,从更深层次上增加了彼此之间的接纳与信任,从而形成了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价值理念,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交往交流交融;巴里坤;石人子乡;实践;经验

2010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命题。^[1]2010年5月17日,在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再次被提上了议程。^[2]石人子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一、巴里坤石人子乡多民族交往互动的史实

巴里坤县主要居民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巴里坤的哈萨克族族源主要有古代的大月氏、乌孙、匈奴等。自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每年有许多哈萨克牧民从阿尔泰赶着牛羊迁徙到镇西(指巴里坤镇)西北部山区越冬,春天迁走。在此时,哈萨克族使者频繁觐见,经常往返汇聚在镇西办理相关事宜,更换骑乘,调整作息,便逐渐熟悉了镇西的实际情况。清光绪九年(1883),阿勒泰乃蛮部90多户(30户还是90多户人数具体不详)哈萨克牧民迁入镇西,之后连续不断有哈萨克牧民迁入。”^[3]蒙古族已在巴里坤生活许久,至元明时期,瓦剌部崛起,巴尔库尔(历史上的巴里坤旧称)归其统辖。清代,这里曾为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准噶尔叛乱被平定后,清军和汉族屯兵驻守于此,后来又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西部城市)迁入一部分蒙古人。民国时期,又有一批喀尔喀蒙古人迁入于巴里坤,分布于石人子乡附近,大部分蒙古族从事农耕和畜牧生产。1888年,从南疆迁入了一批维吾尔族人在巴里坤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早在清朝,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在这一片区域,构成了混合居住的早期格局。

(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经济生活上

在农业方面,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许多农业遗址,在东疆的巴里坤、哈密、吐鲁番等地,甚至在伊犁河流域均有发现。最引人注目的遗物是彩陶器,以及多量的泥质夹砂的红陶器等。容易破碎的陶器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说明它们的主人当时已经过的不是迁徙无常的渔猎或游牧生活,而是开始定居了。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改进,巴里坤曾发现过残破的大石磨盘,还发现了已经碳化的小麦粒。小麦,应当是当时巴里坤人民的主要栽培作物之一。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兽骨,当时牲畜有狗、马、牛、羊等,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是这类遗址主人经济生活的一个特征。手工业除了制陶业以外,还有纺织、皮革加工等。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吾等地遗址中,都发现过小件铜器,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铜的冶炼技术。唐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州、县、乡、里制度,主要是在新疆的东部,包括伊、西、庭三州。唐朝政府亦在西域经营农业和牧业。“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据统计,唐朝在西域的屯田,伊吾军有一屯,在今巴里坤等地,保存有许多唐代屯田遗址,例如巴里坤的大河唐城。^[4]

在商业方面,哈密,地处天山东部战略要地,元朝时曾属维吾尔王亦都护管辖,明朝在其地建立哈密卫。在当时中亚和新疆各个

地方被派遣到明朝去的贡使和到内地做买卖的商人,哈密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占据哈密就等于控制了中西商业贸易的咽喉要道,便从中获得经济利益。^[5]民国初期,巴里坤的驼商每年往来于归绥与巴里坤之间,运出畜产品及葡萄干等土特产,运进布匹、绸缎、茶糖等日用品。在牧区,最常见的是走村串户的货郎担。来来往往的客商,巴里坤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上进行绢马贸易、茶马贸易的要道之一,通过交换贸易等形式,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逐渐建立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语言文化上

语言上相互学习与借鉴,历史上在这片区域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与文字。“边人大半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花门将军善胡歌,叶何藩王能汉语”。^[6]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各民族的文化繁荣发展,于1965年在石人子公社成立了蒙古族小学,从自治区派来一名蒙古族教师,开始用蒙古文授课,当地居民大部分都会同时使用哈萨克语和蒙古语。该小学后变为蒙哈汉三个民族学生共学的专门学校,配备有蒙古族、汉族、哈萨克族教师队伍。蒙古族取汉族姓氏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取李、邵、于、吴、陈等姓氏的占80%以上。巴里坤是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域,清代以来,随着关内汉、回民族人口的频繁迁入,西北各省(特别是甘肃、青海)一些地方的民歌也随之传入,这些民歌受到巴里坤方言、乡音的影响,逐渐变体,成为了新疆小曲的一部分。哈萨克族中流传的民歌,是一些从阿勒泰、塔城地区迁来的牧民中传唱与当地进行融合的,有一些是在生产、劳动、生活中自己创作的。

(三)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风俗习惯上

哈萨克族喜食肉奶制品,分鲜肉和熏肉进行储存,每年十一月要宰牛、羊、马、等做过冬前的储备,手抓羊肉、熏马肠是美味佳肴。巴里坤天气寒冷,汉族学习贮藏冬肉的技艺。哈萨克族牧民为了迁徙方便,创造出了毡房,这也是由于风俗习惯的相似而成的衍生品。哈萨克牧民言:“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湖南所产茯茶、砖茶可是哈萨克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经过烧煮加上奶皮子和酥油,成为优良饮品。蒙古族饮食主要是面食,其次辅之肉、奶。

二、现实中石人子乡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7]

2016年韩家庄子村被哈密市委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20年10月被评为哈密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之后又被评为全国性的民族团结示范村,共有8个民族组成,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维、满、土等八个民族,长期以来在这片热土上共同建设,形成了“汉民搭配、混合居住”的居住模式。

（一）空间上交错杂居

石人子乡政府明确指出，要将“持续加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环境建设”作为专项内容。2020年，三十里馆子村已完成以蒙、哈、汉互嵌式居住小区的打造。韩家庄子村是一个牧业村，牧民分散在南部和北部，主要分为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相互嵌入式居住。^[8]共同的生活空间，插花式的居住分布，以及生产空间上的相互交错杂居，使得石人子乡的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较高。在哈萨克族牧民的牧场旁边是汉族的耕地，耕地与牧场之间有农家乐、牧家乐，所需的果蔬和肉类也由居住在旁边的农牧民提供，在提升收入的同时，也通过利益的纽带将彼此牢牢联系在一起。

（二）经济上相互依存

经济上的互嵌，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好地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脱贫之后，要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希望乡亲们继续努力奋斗，把乡村产业发展得更好，把乡村建设得更美。”^[9]2016年，巴里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旅游资源优势，大力支持和发展乡村旅游，积极打造建设巴里坤湖、高家湖湿地等景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和特色项目，通过旅游带动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效。巴里坤投入大量资金，配套完善了海子沿村、卡子湖村、尖山子村、韩家庄子村等6个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扶持贫困户发展农家乐。^[10]石人子乡高家湖特色旅游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左右，旅游业带动了就业，同时将汉族群众培育的绿色蔬菜和农产品提供给游客，并把哈萨克族的毡房和木屋作为特色住处，将蒙古族回族的食品销售并且做成饭菜提供给了游客们，在赢得各地游客的赞誉的同时，也从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互补和共赢。

（三）语言文化上相互借鉴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上的互嵌，文化互嵌指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并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进而形成文化的共享与共有。^[11]

石人子乡政府制定相关学习方案，从干部入手，以语言为纽带，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农牧民夜校，农牧民们和干部们不仅学到了更多的知识，理解和配合干部的日常工作，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

其次，通过举办文体活动加强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和理解。石人子乡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区域，通过举办“农民丰收节”、“广场舞展演”、“村歌比赛”等，将黑走马、蒙古族长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搬上舞台中央，丰富了百姓们的生活，增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了解。石人子乡妇女们制作了带有哈萨克族刺绣的旗袍作品两件，吸收了内地刺绣工艺又结合了哈萨克族的文化特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送至哈密市文化局并获得了“民族团结”优秀奖。

（四）族际通婚日益增多

族际通婚是实现深层次的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族际通婚是民族交融的重要指标，不同民族之间进行通婚后，变成了一家人，吃住都在一起，共同从事生产生活，共同养育后代，彼此在生活上、文化上、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既促进了夫妻双方的亲情，也加深了夫妻双方的亲人朋友之间的感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据实地调研了解到，石人子乡的族际通婚人数逐年增长，主要是蒙汉之间，也有部分蒙哈、汉哈、维回、回哈之间的通婚。

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与启示

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杰出成果，通过牢牢把握住这个理论总领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单纯的民族交往，而是通过交往促进彼此之间相互交流交融，达到更深层次的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交错杂居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利条件

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不同民族之间发生互动和联系的前提，它为

深层次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巴里坤县石人子乡西北部是莫钦乌拉山、南部是巴里坤山、乡域内主要是巴里坤县的主要草场，各族人民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居住距离很近、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交往。一般而言，居住场所是人们交往活动的主要场域，先天的地理环境使得不同的民族集中在一起。

（二）经济生产方式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重要基础

经济上密切联系，发展起来的共同经济生活，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物质保障。石人子乡蒙古族、哈萨克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成为利益共同体，各民族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产生交往交流交融的驱动力。一方面，各民族都在根据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生计方式，在经济上既相互依存促进，以期达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各民族为谋求经济利益而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

（三）语言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重要载体

交流是各民族之间加深了解的根本途径，语言是最重要的介质和工具。巴里坤蒙古族会读写蒙古文的人很少，但兼通汉语、哈萨克语的人不少，哈萨克族也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相同的语言使得彼此之间没有了障碍，促进了交流，达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

（四）族际通婚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融

“民族之间只有在彼此文化能够互通，语言没有障碍，宗教互不冲突或不绝对排斥，群体和家庭不反对通婚的条件下，才会有更多的交往机会，较大规模的通婚才成为可能。”^[12]族际通婚一方面使得不同的个体、家庭、民族通过血缘联系起来，形成血浓于水的牢固情感纽带。在石人子乡，族际通婚人数逐年增长，主要是蒙汉之间，也有部分蒙哈、汉哈、维回、回哈之间的通婚。

结语

石人子乡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石人子乡为各民族提供了生产生活共同场域，各个民族交错杂居、共同生活、繁衍生息，不同民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调适，达到最佳的和谐共处的状态，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 [1]顾保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上大步迈进——新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J].求是,2010(20):4.
- [2]张文晓.习近平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01).
- [6]倪泽仓.巴里坤县哈萨克自治县志[M].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4.
- [7]新疆简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9,10,11页.
- [8]新疆简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07页.
- [9]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
- [10]谢大伟,杨秀萍,齐放芳,李莉.新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民族嵌入模式与效果评价[J].民族论坛,2021(03):94-101.
- [11]薄辉龙.一个蒙、哈互嵌式社区调查报告——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02):28-33.
- [12]习近平2021年2月3日至5日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

作者简介：丽娜·巴合提（1997年7月—），性别女，民族：哈萨克族，籍贯：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民族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